

四
書
續
談

四書續談內編下

太平咸學標翰芳輯

靜而后能安

謂安於明德新民。心心在此注所處而安。雖以身言却
不說安在身。涉到處境去。定為專所向。安為永在。茲此
二字不同處。語要根知止來。告子不求於心。伯子一意
於簡。皆不知明德新民之理。而強求安靜之未能焉。在
其能安耶。此句在慮得前。安勿說出外去。

致知在格物

天體物而不遺故一物必有則性體事無不在故萬物
同一源惟不能隨事觀理則無以盡吾心之精微不能
反身窮理則無以極吾心之廣大

邦畿千里

武丁所都無有定說以本詩景員維河及殷武蒞陟彼
景山推之則不離商邱之界必非河南偃師亦不是河
北朝歌可想而知

與國入交

周禮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左傳子產對
宣子先君桓公與商人同出於周與有盟誓三代君與
民親後世則不然矣此照常說解

所謂誠其意節

誠字與中庸解實理不同。只作實字看。觀誠中形外無言善惡便了然。色不是女色。凡采章悅目者皆是悅色。人之情憎妍喜醜。斷無其人好好色不看壞如字更出力惡惡臭亦然。

十目所視節

指視從人之視已說來加倍危悚引明上文注意甚顯。誤以君子必慎其獨與下君子必誠其意截分。將此節作下節之領。徃徃有之。其嚴極言其不能掩著說到屋漏鬼神轉無著落。

富潤屋二句

潤從形生來并隱承著字破掩字先揭德便與通節不異德潤身實際在下不得預僭推說工夫并僭末句誠意二句是古人成語當是天所以福有德無德之人積玉堆金滿屋不祥氣象焉得為潤此句并可向好處說

心廣體胖

申明上句體即身心是德胖其潤象也或以心身統歸德上亦可總之本章說誠意此句尚非要旨所在鄭注胖大也有蕩蕩寬廣意

之其所傲句

君子安得有傲情何況於僻蓋其人難近加禮越長其

志故示傲情使知為正人所不容說來要與賤惡有別
莫知其苗之碩

心所最惡是苗之不碩故苗碩亦不知一味惡去若從
苗說起是美而惡不是惡而不知其美

所藏乎身不怨

上二句是怨再詮怨字便複衍不怨為無諸已而求諸
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反照便得

宜其家人二句

第二句脫開說承詩詞不粘詩詞

節彼南山四句

詩刺幽王南山指君石指師尹臣恃君勢猶石據山之

崇民具爾瞻，微衆惡也。誰使其赫赫，君好之也。下文直
接有國者，責成在君可知。從尹氏轉到君多一曲折矣。
南山即終南山。

君子先慎節

人土之得已見上文，得衆得國不煩多說，以一直趨財
用起下諸節為要。

楚書曰節

寶是末善是本，無以為外之也。惟以為內之也。數虛字
宜味。

斷斷兮二句

斷斷以貌言，別出下其心來，勿誤看誠一向深處說，無

他技云大德不屑小技尤謬此只反起下文耳 於衆
技中獨徵其異或別顯所長方是他技無之云者外看
毫不見得 注誠一之誠非中庸誠字穆公當亦無甚
深見下寔字更忘說盡

見不善一段

遍對命看是過畏縮有許多慮長慮短若過失連上段
亦是 語氣趨重不能遠遠即放流屏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不但令近身而已

生之者衆四句

道不外衆寡疾舒各得其宜四字可先揭 每句各有
其事其人之者字方有著四項合天下在內朝無俸位

句特為食者舉例

喜怒哀樂二句

渾然在中。此中字對未發則合對和言。則是無偏倚之
中。即性之本然。具節在內。特未發耳。渾然在中。是論體
注言性情之德。則論德不論體。兩意須分明。就情之
未發。指出性之本體。謂之中。非中之謂。為中字解釋。所
爭在甚。整

發而皆中二句

就性之發於情者。指之性無不中。情之發自和。皆論其
理。如是發。雖就人說。一泥人身上。中節須有工夫。方能
且有中節。即有不中節。非論性情之本然。豈得遽云有

過節者誰耶

執其兩端二句

以大知加問察善惡分明尚何惑於衆論之不同所用莫非善莫非中也執中兼體用用中自體及用凡事有小大厚薄之分隨其宜用之謂就兩端執取其中則兩端涉兩頭中成中央之中矣

得一善

舉一見全身不是擇得此一善

天下國家節

但就可均可辭可蹈說不說如何均如何辭如何蹈三項各得其中即是中庸餘皆偏有失得混言尚可至云

不論當理不當理不但非知仁勇之事於均天下國家先說不去舉天下所難見中庸之尤難天下國家之均知者能勉爵祿之辭仁者能勉白刃之蹈勇者能勉中庸非知仁勇無倫不待勉者不能如此義自明不用別生枝節

君子居之

言此等君子多出其地勿泥必於此居

所求乎子四段

只是論道之難盡望人如此已先不能不必夫子自說君子之道造端夫婦而脩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其取則不遠為道甚常而行之難盡尚何事怪為

君子胡不慥慥爾

須得反詰語氣稱君子對遠人為道者胡不要其加想
不援上

援義為引然有上下之異自上引下為援手之援詩以
爾鈎援謂鈎引上城儒行舉賢援能傳求援得援皆上
引下者也自下引上為攀援之援晉語侏儒不可使援
考工記戈廣二寸援四寸刃之直而上達者皆下引上
也混言援引何以為不援上耶

射有似乎君子

言何者似君子於射得之

舜其大孝章

德為聖人亦孝所致本德為孝德以成孝皆非本旨蓋
與大德指孝言者不同猶下云必得其名耳大德必
受命自德為聖人下皆作命字看為孝所致非以此成
其孝也大孝即大德是總綱僅言德猶是子目理一而
意不同最易糾纏不清

武王末受命

此句為周公作引緣武王受命之晚不違於作留志事
於周公非複衍上節繼述仰體文王不忍取商之意晚
始舉事議論於此處一毫無當

期之喪一段

非由祭及喪舉以見父母之喪無責賤一也則祭無責

賤亦一也。全節重在祭於斯禮也。句味之自明。

春秋脩其祖廟節

此節祭之先事慮事比物無所不周。下節是祭因并叙及助祭之人與祭後之事。祖廟宗廟只是一廟。祭者祖廟而合羣宗廟之主以祭。故又稱宗廟。在時祭七廟之主皆在大祭。毀廟之主亦在脩。是黜堊掃除。

旅酬

旅酬之禮主人先酌獻賓。此主人歷來指子姓兄弟之最長者。按禮天子獻賓有攝主代王為主人。君無酌自之禮。以大宗伯攝。周禮大宗伯有太賓客攝而載裸是也。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至蓋亦以膳夫攝。此主人者。

想亦大宗伯或小宰為之。若以長兄弟攝，則主人獻賓之後，亦獻兄弟，仍其人攝，抑又易人手。

燕毛

周禮王燕，則諸侯毛。燕之序以毛別。燕字當讀斷。毛無長幼在內。然鄭解周禮，直指毛為老意。以既序穆昭，則長幼坐次已定。此單是燕老者，毛與髦同，則又當連讀。脩道以仁合下節。

大旨，在脩道以修身。脩道以仁，為脩道之要節。又必先義先禮。見三者無一可緩，而下以知仁勇三者總明脩道之要。不言禮者，具知仁中，加勇者，知仁須行之力。又先知者，即就仁逐層推上，知天之意。時講以脩道以仁。

句緊接脩身以道下特重在仁下義禮皆以為仁玩前
後語次道章大吉殊不然

故君子不可節

注兩又字宜玩所謂以此為助不是以此為本蓋順推
下非逆泝上

官盛任使二句

不但使大臣不勞多官供其所用一切聽指揮而不敢
專與上節注小臣不得以間語一串分上為專任此是
優崇則說事說效兩岐

嘉善而矜不能

遠人在國士則使與鄉舉里選之榮商則有風聽臚言

也。采善無不嘉也。其不能士勸之學不肯為郊遂之移。高安其業不使有丐奪之事。至加禮周卹。此中俱有。

明辨之

審問慎思則於公私義利疑似之間豈尚見之未明。須辨緣將以其所得見之於行更須分別出事之先後輕重。一一精當。此即中庸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大學知止節之慮而后能得也。

人一能之四句

天下無不可能之事。不過難易之分。以能自信自必。一十百千。非所計較。

洋洋乎發二句

朱子云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
聖人使他發育解大紳云禮儀滅儀皆聖人所裁何故
道之大者既屬造化而道之細却屬聖人可見此二句
主聖人言極物之多皆其所成自天以下無所不際育
萬物位天地皆道中事不得離聖人空空說道上聖人
之道是自古聖人下其人與至德則後來聖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

形而上者道則本高萬象俱涵於虛靈之中則本明性
如是也然道不離器即物而理存中庸所以為高明之
實能循其則則人不違天象忘而性著高明即在中庸
之時

建諸天地而不悖

君子制作通乎造化之先合於易簡之理議禮則親疎貴賤一畀高之自然制度則服色車旗一方圓之定象考文則點畫形穀亦經緯自然之章天地不能違也

肺肫其仁

混處天地之間無以分之則凌奪各有血氣之性無以合之則乖違聖人所不忍也故為經使分為給使合各得其分而後心安此見其仁心之無已有宰處是誠流徽處是仁

至矣

一面說天一面要歸到至德至德為主

孟子見梁章

為政先正名。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自王何必曰利。下接連八曰字，須著眼。

孟子見梁句 第二個

頭一個廷見王之尊，孟子此燕見王之親。孟子頭一見有致王之望，此一見有致王之幾。不然則苑囿中豈有賢地。四書有語同而異者，如兩桓公殺公子糾，頭個順說次當言子糾為桓公所殺，各以下文看去自明。

顧鴻鴈麋鹿

顧字一直貫到乎字連曰字一頭，領一頭說。蓋慚孟子之見，忍其謂意在於物，謂心在禽鳥，輕視賢者非上下。

文義

經始靈臺四句

詩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正與孟子言民謂之曰靈臺靈洽合。非築臺之初先有靈名。成功之速若神靈助之。及觀雲物察妖祥之說皆非其義。又此詩美辟雍之化。臺當在學左近。王數至學。藉為升高望遠之處。學之子弟并游息焉。司空掌之匠人為之。不可謂文自經營。攻即周官攻木攻石之攻。所以治也。下經始勿亟二句有韻。古音來輕讀聲重。讀力放勳。曰勞之來之亦此讀。觀經始勿亟句。知為臺出。曰下非文必欲為之。

河內函四句

梁舊有河外河西已毀於秦即河內河東亦非全存當時所指河內不過覃懷之境河東亦只解梁一帶

或百步二句

百步五十步可止原不必走風散鶴喚走恐不及不知其五十百步也止而徐計乃覺前者百步後者五十步此是步卒若馬逸豈可步計駢跬更一步難走

管籥之音

公羊萬入去籥何邵公注籥所以吹又穀梁注惡其聲聞蓋吹以節舞非吹舞兼用左傳見舞南籥者亦當如是解

以過徂莒

古有密須氏湯伐之以為武教見國策文王伐密為姞姓之密其後恭王伐密則又姬姓者同名而實異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得從上有未賢者何有上禮賢則得之矣然望得之人正多奈何不均所有

天子適諸侯至不給

巡狩述職與省耕省斂無干下兩句另說惟留心民事皆所守所職中事上下仍一串若泥巡狩非年年所行之事又不定在春秋錯過民間耕斂之期多矣且巡守之便猶可言述職方行朝禮於時得無及耶

師行而糧食

此非師行糧從乃所過之處官民供給惟供億之煩故致饑勞下飲食若流該師在內以供上為主

從流下二句

不專輓舟上流即陸路下流即水道順流而下水快於陸從流而上陸快於水兼水陸言之

乃積乃倉二句

二句不平將行取積倉所有為糧裹者收聚之意然非平日有積倉則啟行何資下居者即平日也指民不從行者與所到新居皆非是

當是時也二句

謂太王得使民挈眷隨行，又因遷徙期迫，今年及時者，殺禮以合婚姻，就平日說，非常時情事。

必使王人句

兩必使不同。上必使重木木之求，下師非所重，此必使重王人之任，璞玉非所重，味木木自知。

反其旄倪

孟子音義謂繫倪小兒也。即雜記注嬰猶驚彌也。彌古音禰，即倪字之假。

問於齊楚

春秋時滕與二國尚遠，入戰國楚已滅越而宋亦亡，滕前無宋之蔽，齊國益大，魯為之弱，滕復無魯之蔽，正介。

二國之問

齊人將築二句

築薛何以倡滕從無解者蓋齊在稷下雖能以師臨滕相去尚遠得以預備無遠師須行糧滕若堅壁清野兵有主客之異風雨不時亦不能久駐奈此時之薛已非任姓舊日脣齒田嬰封此為齊強宗在滕南四十四里之近築城於此以宿軍以聚糧加師於滕無主客異形來往任意既無他盜之虞非志欲滅滕而何與城虎牢偏鄭使鄭不得不服無欲衛鄭者情勢全別安得不恐之甚

而孟子之後喪

四書集注內經卷一
孟子外書孟母之喪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邾
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簞充虞治匠公都或治饌陳
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喪禮之盛四方觀
焉理或有之

樂正子

樂正子春之孫子春年九十矣使學於孟子

前以三鼎二句

鬼神不貴褻味三鼎五鼎不得言熟食調和

公孫丑

陶潛羣輔錄八儒篇公孫氏傳易為潔淨精微之儒樂
正子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邠野有丑墓孟氏譜孟

子之子畢從學焉

武丁朝諸二句

據伐之成一振諸侯無不享王朝字最重有天下連下
讀屬見成天下其所自有也自武丁至紂九世見殷
本紀集注云七世元板七係九字當數祖甲庚丁在內
地不改闢二句

申是上文見地已闢民已聚凡狹而廣之少而增之加
於其舊則規模改矣聚亦村落之名史記所居成聚
又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見史有鬻狐聚陽人聚

以為無益四句

每上句是說氣

聖人復起二句

謂雖聖人復起不能舍此別有知言之法非謂所言聖不能易要繳轉知言

何事非君二句

說成仕無所擇何異人盡夫也除不使事非吾君不由使非吾民得事君用吾得使民聽吾又何辭矣

見其禮二句

禮即政之施樂即德之著逃不出聞見二句大概說一着尚論便是下文等字

豈惟民哉節

文勢豈惟句直貫全節不獨起類字 出類二句例看

則自生民上須加一轉若出類統指諸聖拔萃屬夫子拔萃即從俱出類中析言之文氣一直與注意尤合出類合民之才德聚於其人即萃字意拔萃為出類中加出類

關譏而不征

與塵而不征異上不征是不病商重在不取利此對旅言重在不碍行

知皆擴而三句

兩始字即端字曰然曰達則已具擴充之象不待他求也

推惡惡之心五句

中庸精義卷下
推是他人推思亦是他人代想伯夷雖隘必不無端用心到此望望然去二句亦不似心裏口氣以思字硬坐伯夷從來俱錯

伯夷隘節

隘不恭夷惠不自知知亦不肯由人於其清和且恐由之不到君子能看出他走到隘不恭去蓋過清過和便有此弊不由非薄之願學有在也以隘與不恭在夷惠無弊由者必至弊且有謂只許夷惠由者皆失書旨

天時不如章

第四節成天下以下方說到戰以上皆是守而總以人心為主民和而後可守得道多助以戰必勝更不須說

守矣。

環而攻之

周禮春官筮人九曰筮環鄭注環謂筮可致師否蓋據周官環人掌致師謂筮而攻之筮者異得天時之吉也據此解亦一直但致師為敵不動而我以軍引致之與薄城而攻不合不如仍注作環攻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非以人要不得歸斬非本意竟歸又仲子失言故之景丑氏而宿必以情告不然未見敬王語無因

焉有君子句

謂彼以貨取我我以貨為彼所取不是自取貨

子之持戟之士

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闕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傳韓相俠累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甚衆。此持戟之士亦大夫守衛。非戰士。失伍謂前驅行列不整去之不必殺也。

齊卿之位

上言蓋大夫。此言齊卿。上大夫即卿。蓋其食邑。晉趙氏以守原為原大夫是也。其為右師如宋之右師。趙之左師亦當時齊國有此稱。不必如周制司徒司馬司寇始為卿。

異哉子叔疑節

望為卿而不得轉為子弟。謀子弟用如已用也。而使宗

並屬子叔疑故特下又字用不用在君疑慕卿職務使
得為百計營謀已之不就望之其家俗所云一相情願
何嘗已真得卿失之為子弟請後哉子叔氏宣公弟
叔肸後亦稱叔氏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子叔齊子即
叔老穀伯子

孟子道性節

上句明性之理下句立盡性榜樣堯舜性善不煩說要
見堯舜與人同耳意下世子之疑在此外書孟子道
鄭見鄭莊公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高誘世本注鄭莊公
名顛不妨兩見

夫道一而已矣

非謂性外無道見堯舜不過此性善能全別無有所謂性觀成觀以下皆就古人彼我較論見所以稱堯舜之故於性善更不另論蓋世子所疑堯舜非人能為耳

宵爾索綯

有謂晝取茅夜絞為索者茅之為物下用以藉上用以覆其質脆不任索蓋茅代瓦用繩束之焉知不另有麻與蔴也邠俗陶穴陶復不患風雨其平土作屋覆茅無索不可小爾雅麻絲曰繩草謂之索注綯絞也本爾雅謂夜而繩索糾絞也詩集傳又引或云索絞也綯索也則兩歧矣

使民矜矜然

韓非子以兔與虎眈然環其眼注環轉其眼以作怒也
眈眈然有環視而怒之狀

禹疏九河五句

禹之疏河醜為二渠載之高地使東北行一九年大浸
稽天向來水道不通者混而為一無處可辨疏濬挾排
注江注海當時治法如此到災平後然後水道判然或
通或不通以見豈得以後來之見疑孟子所言水道與
禹貢不合蓋懷山襄陵之時安知汝泗淮不與江混耶

秋陽以暴之

陽為離明秋行為白凡物濕者色晦經秋陽暴過則陰
全去而顯白注暴之乾只是濕去以陽剛為義似與下

曰言自言曰名
一
一
隔乎隔

戎狄是膺三句

戎狄概言荆舒即戎狄也為其當膺故非懲不可觀下
只據膺字戎狄荆舒平列者非

一朝而獲十禽

要見禽所在車即到不然轉是言射之善

湯居亳

周書立政有三亳版尹蓋湯始居有北亳南亳北亳在
蒙縣西北南亳為穀熟並在今商邱縣去葛之在寧陵
者不遠西亳在偃師為伐桀時所居其先世嘗居之故
曰從先王居使亳眾往為之耕蓋葛之為藉百畝所

謂諸侯耕助以供粢盛者。

十一征

見商頌有章顧昆吾見書序有三服而征有洛征荆滅
溫見竹書征密頌見國策征有卞見路史并葛與蘇恰
十一征

有攸不為臣東征

即詩東征事非大定後為武庚之叛又有征東三年及
居東三年辨另見

有楚大夫於此二句

凡各國之語有方言方音之異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謂多為夥謂滿為甕謂僂為倦此方言也謂牢為密謂

蹟為蹟，謂遠為遠，此方音也。其在齊，則謂齊為朕，謂焚為操，謂獻為炒，為方言，以萌為蒙，以殷為衣，以得為登，為方音，觀下咻字，重在音，南人舌音，北人喉音，此齊楚之別，又或齊猶存喻聲音，先王遺教。

引而置之莊獄之間

前編已見，又考昭十年，陳鮑與樂高戰，敗諸莊莊，在鹿門之內，鹿門齊東南門也。襄二十八年，慶封還伐北門，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獄，注獄，名顧棟高，指在宮門之外，北門之內，此蒙上北門及伐宮為解，安知反陳不可于東南耶。云莊獄之間，未必一東南，一正北。史記曹參世家，以齊獄市為寄，此獄字，即獄之訛。

下者為巢二句

兩為字一例屬後來指說省複營字或以營解屯為又皆實字

涪水者洪水也

古涪字音同洪漢絳縣即虹縣是也蓋同音為釋

禹掘地而注之海

百川皆東禹治河則使東北入海掘地導使就下取土障之不令旁走兩意無有

驅蛇龍而放之道

龍蛇失其常居隨水妄行水使然龍蛇非有罪也水決龍蛇益壯其勢龍蛇安水漸就安然則驅龍蛇亦即治

水之法不專除害如此上下承接益順

水由地中二句

未治之先水由地上行既治則水行地中始有江淮河漢之分

周公相武王節

伯禽所封即奄故地助惡之臣必戮隨地追逐至海濱終必得而戮之非必戮之海隅云窺伏海隅周人逐而戮之不知驅者使無地得自容遂在窺前雖窺不使得伏

驅虎豹屏象而遠之

此等惡物取之煩民力畜之奪民地養之苦民財焉得

不除又其性非樂於此禮而遠之非罪在必哉

離婁之明二句

明巧及下聰字皆下可謂知乎知字

為政不難章

當與有世臣章恭看親故大臣魯所以開國故家遺俗
殷情以後必焉可得罪 魏之棄信陵齊之忌孟嘗
謂得罪巨室 又巨室不尊是親殷氏七族懷姓九宗
先王封建之初使共立國存必休戚相關分與諸侯原
欲其厚待觀詩人之美尹吉念公族公行則慕字之意
明矣若三桓田氏之類一國何慕之有

是猶執熱句

四書全義卷一
為所欲為而無濟之之術。執熱對欲無敵。以濯對仁。執熱先當以濯。若苦熱之執。以水解之。與喻意頗歧。

二老者節

二老晦迹。豈知身為民望。民於二老有知不知焉。得人盡父之父子。只作比喻注。如象父然。語極活。二老不易歸者。歸天下人。豈有不歸。非必視二老為向背也。歸是就養。文王不必知。知即當用之矣。

存乎人者章

聽言觀人定法。觀眸子更是捷法。

樂正子從句

本子教以孟子高弟。邀之同行。却坐實樂正子之從。即

莽大夫揚雄書法樂正子本無從于教意不然舍館不待另求矣。

則不知足二句

從孝弟之事形於手足言乃得樂之實意空說天機鼓盪反非實矣進退出入皆足之為抑搔扶持皆手之用餘可類推君前有拜舞父子間不容有之只作動字看視天下悅二句

舜無輕天下心就後世看來如此

非禮之禮二句

若是中之非何不云禮之非禮義之非義蓋謂非禮而得禮名非義而襲義迹見之不真雖正人君子未免錯

四書集注卷之十一 第一
認以為當為方顯大人身分。鬻拳以兵諫為忠。趙簡子起晉陽之甲。請君側皆非禮義而為禮義。然尚在粗一過推而論之。鄭之覲龍見魯之祀爰居。用彤弓湛露燕容皆非禮之禮。冉求之與原思之辭苟息之殉君以死亦皆非義之義。

君子深造二句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深造之以道也。浚恒凶始求深也。深造之不以道也。須是深造之以道。不是深造其道。學先窮理。此中自有深淺。知止而后得止。則取之左右逢源。然後可說到行上。深造便說知行並進。大不謂然。

徐子曰章

不已潮進而至極是實行有源是本聲聞過情實行之
不足緣無本耳不得如時講以實行為本 聲聞過情
非作偽一事之善自謂過人一念之善云已及物勉於
一時不能終日雖暴得名終於必敗可恥之至語語與
上文相照 七八月之間兩集何嘗無益於時惜易涸
耳以盈之驟也

公行子章

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是先俟門外右師入而後亦入
以與言不然與就字無別右師尊貴不能俟其就已故
須就其位與言 右師歷已之位已歷右師位仍即就

字位有上下中隔別人以此就彼必更歷他人之位而後至位不得歷自然不得就二字似分別較清未升階則位在階下為立處既升階則位在堂上為坐處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即指三自反則乃若所憂句難轉宜空說為下文作引

禹稷當平世章

孟子思道濟天下為禹稷其本心也使不得不為顏子勢為之也此章非為顏子道同禹稷發見世不能用賢雖有禹稷終同顏子耳 隱見之故不關平世亂世平世當為亂世亦當為看委任與否任則已責如同室之關安得不急救不任則已何與如鄉鄰之關安得不關

戶此孟子周歷梁齊一片救國之心卒不肯枉道手援天下也。兩節當字皆輕看作擔當則亂世說不去。平世是世應平說成天下已安何用禹稷如是其急。易地皆然不專指世言要識一在其任一處任外一當急一無所用其急。

曾子居武城節

曾子之去固師道不肯身預其難亦以主人忠敬際禦寇之時恐其無顧無寓人云云示此寇必迅退已不日歸所以慰安之堅其禦寇之志珣瑣計較室木非大賢意。

夫公明高五句

竭力耕田僅供子職餘子職未盡正多却未曉親之不
我愛為何欲得親之愛則慕不得親所不愛則怨是以
兩者交至號泣不已其能若是恕乎

為不順於二句

人所以不窮得其順也心之不順莫甚親志之違不窮
而窮矣人安有不以父母為歸者乎此其所以因慕致
怨耳下惟順於父二句言庶申我之慕而怨何有

五十而慕二句

舜始終只有慕終身五十皆由孟子推論

出

舜既不死則揜自在出後此叙述之法應然有何深意

何必力證舜之出，為不忍陷親於惡，穿旁而出，俱屬妄語。山人作事昧冒，以其入井，急欲致之於死，心急手忙，不復視其曾否在井，遽揜而走，當為情事所有，謂舜天幸天佑，均不必耳。

彼以愛兄之道來三句

謂舜本不知其偽，似與奚而不知也。根觸蓋舜以象致詞如此，或所舉不遂，慚悔更盡弟道，乃已所素望，天性感動，逆億全消，安得不喜。

象不得有為三句

似即漢世傳相魏曲叢所自助，但後代意在監制，舜則擇賢為輔，其人能格象非心，使之有嚴悻切磋之益，象

口言錄書口錄 卷一 十三
安受尊榮欣聽不違何得更有妄作妄為以暴民哉此
中要見許多親愛不但委曲保全

殺三苗於三危

殺本繫字放散之也相聚為患因從而放散之不使得
合左傳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上蔡字據說文
亦繫字傳寫之訛耳

孝子之至節

上四句空說道理中四句明舜事詩詞證結 就舜論
其為孝之至不是古來大孝必如此牽扯他聖賢為說
便謬 聖人惟此孝思之無盡可為天下後世則如舜
盡尊養之隆真極則也況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天下後

世何從則耶。說書會大意，勿死句下。

書曰祇載節

上正意已盡，更引書為父不得而子作一解，並以祇載二句，破舜見瞽瞍云云，書固君子之言，豈語可比哉。

晉人以垂棘二句

垂棘地名，見左傳成十五年注。晉有二屈，有南屈北屈。北屈即夷吾所居，出名馬。何休公羊注則云屈產地名。古人以璧為馬，先老子雖有拱抱之璧，以先駟馬是馬尤重於璧。

宮之奇諫二句

宮之奇諫為不可諫而諫，諫而終於不可隱，有人旁見

之矣非不欲諫非不能諫不過仍一宮之奇耳不可諫顯有徵矣

而謂賢者為之乎

此節文法步步反詰除不可謂不知也一句是正言餘皆反詰但說賢者不為非語氣

頑夫廉

禮注堂側為廉記曰砥礪廉隅義皆為有棱角古之矜也廉意亦如此說文頑梱頭也椀木未析曰梱蓋罔圖之物廣雅頑鈍也鈍頑古字通如淳陳平傳注頑頓無廉隅是也頑有兩種一混沌無分曉任人推移一依阿隨俗一切不露圭角正與廉相反頑夫廉如云罔者皆

方耳蕪潔之解於頑字欠對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賈公彥曰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
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
在官 方氏慤曰府史胥徒之類其家亦授之田周禮
所謂官田葉氏時則言古賦祿以田其不可受田者有
稍食王宮之宿衛宮正均其稍食至於士庶子及衆庶
之在外守城郭溝池者掌固均其稍食馭夫圉師府史
之在宮中者校人均其稍食內外朝官吏留治文書者
稿人均其冗食有常數有定員廩人所藏司祿頒之曰
均等在其中

亦饗舜二句

言舜具食而堯受其饗指堯饗舜則始終堯為主非迭字意

不俟駕而行

行緩駕速駕可後至也

又尚論古之人三句

古之人不一所傳詩書亦不一認定其詩其書則所為詩書非泛泛也其同其異必皆本於見聞所得言行所歷不然可無作安得不頌讀又安得輕頌讀詩書中有人在并有世在

端水

向主說文疾瀕解細思趙注訓團謂端端縈水亦是端
端猶團團圓轉不定故可東可西最得告子意急疾非
東即西矣凡字从端多有團義玉篇團團也倉頡篇篇
團倉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

因從不美追溯然大文却自美轉到不美先透不美則
倒亂語次此如富而可求也先不宜說不可求致如字
無轉身

冬日則飲湯

周禮飲齊眡冬時謂若漿人六飲水漿之等四時皆須
寒飲宜寒故也若冬令之飲寒豈所宜

平旦之氣

根上日夜之所息來平旦者日之始夜之終有夜氣之息而後有此日初之氣觀下夜氣不足以存則平旦之氣即夜氣之存而且晝奪於日者也承上日夜當側注夜字云自日至夜所息若日夜交息下不當專指夜氣矣人之作為不靜大半在日間故以牯止指旦晝到夜氣不足存則息機全斷夜亦如日并此平旦之氣亦無矣別乎旦晝之旦而言平旦猶書云昧爽禮曰質明已將明爽未離乎質昧其候尚靜為自夜而日交接處在天有平旦之氣為氣機自然之轉在人平旦之氣為休養潛復之機人與天相應皆從日夜之所息來不根

息說則來脉已斷。只是論氣說庶幾赤子之懷便是好惡相近。過此便涉肆應。又僭到下為字。夜固有息日亦有息。旦晝所未特止者便是。平旦之氣日之所餘。夜之所轉不息則盡。此日無來日長。此夜無曉時而人亦盡如禽獸。生理全無。異端不得於心。弗求於氣。更烏問氣為何時之氣。

嗥爾而與之四句

不以人道相待。似說之過。嗥爾者。置食於衢。大聲呼召。全是一片陽陽市德之意。蹴爾當以曾西蹇然之蹇解之。為致其愁慘。代為哀憐之狀。即所謂嗟來之食。誰其甘之。今則解嗥爾作嗟來。蹴踏直以犬類待人。

仁人心也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仁人心性也，義人路道也。道之失性之亡也，盡性在自求其本心，即脩道之教不外是矣。

養其棘棘

棘棗古來疑一字，後分為二。周禮九棘注云：取其赤心而外刺即棗也。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唐風集于苞棘。毛傳云：棗也。

仁義忠信二句

仁義忠信善也。一心之內無一非善之可樂，無時為樂之能已不著工夫說。

則已談笑而道之

歡容溫語柔其怒氣亦有多少寬解譬喻在但異於迫切流涕耳

先名實者章

髡以孟子當有為而忽去置名實上下之加於不事非仁者濟世之心孟子以去就古人之一答之末更以孔子之去自明三節則髡譏孟子不去亦未必有名實之加孟子以賢者去留即人國存亡之本髡乃併抹倒賢者見賢者所在有見惟非賢自度無可加名實只有去之一策可自掩其短不如此看下節孔子為魯司寇之行接不上前後去字是大眼目先後名實一乘時之

當為一限分之不得為其利濟天下之心則一仁者之事也自為全身而去不必作獨善看君子之所為二句承君子亦仁而已矣是遠脉孔子微罪行是近脉所為真切不苟去說

蔡邱

一在臨淄即連稱管志父所成一宋地在陳留外黃東河東汾陰亦有蔡邱之名全紹衣以宰孔明言西畧在陳留仍東畧宜汾陰是不知以天下言陳留在東自齊言之則西畧也外黃地無疑遠不能及晉

束牲載書而不敵血

敵血者割取耳旁血以祭古所謂剗衄說文蓋下注以

血有所剗塗祭闕下讀若斷耳為盟剗下曰剗傷皆取
血並不殺牲故主盟者曰執牛耳後來竟有殺牲甚用
人叩其鼻血者矣桓公則并此禮不用

遂有南陽

史記田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邾之境常
即詩居常後入齊為田文封邑常嘗互通在薛之旁蓋
統薛莒邾向之地概謂之南陽齊魯所交爭處

饑餓不能出門戶

分言則餓甚於饑淮南子曰寧一月饑無一旬餓

盡其心者二句

朱子以物格貼知性知至貼盡心蓋謂非知性算不得

盡心此句口氣逆泝非以盡心即謂知性也。性具於心不知性盡心皆屬虛妄此節以知性為上下關目。

存其心節

以上節例之亦重養性心不存則性失所養何以事天

天壽不貳

不貳其心即不貳其性也。性原於天養性以事天天命在我至。

為機變節

詐之恐未信又設一詐罔之未必行又想一罔事事機心處處變相於直道任其喪於大節無所顧方自以為巧終見得無所用恥。

所過者化節

要說得實在不涉神化縹緲無為去方與豈小補句相屬天地流行是天地之功在物處所過化所存神及物之功上下無不到矣

有天民者節

四節皆言臣品此天民非無位天特生為庶物之首人君所不敢以臣待者如伊尹之以天民先覺自任達可行於天下灼見其可而行之不疑如其素定功被天下不但社稷之安若泥民字反重在不輕出與上下不一例

有大人者節

此亦臣也。當以孔子釋之。所謂夫子之得邦家者。其身分更在伊尹上。正己非着力字。猶舜之恭己。方合注德盛而上下化之。

君子所性二句

上君子所性。非以分明之言分。特對大行窮居耳。至此節乃正明仁義禮智之根於心。為所性之實。所性如此。其樂可知。生色以下皆其樂之徵也。雖有工夫在內。然此處君子只講見成。

形色天性章

形色非即天性。蓋天性所寓。氣乘於形色之先。物蔽於形色之後。道不離器。而以道心主之。視全其明。聽全其

聰色全其溫統全其恭於形色中無不見天性此之謂
踐非聖人能之手 色即形之著故統歸在踐形

有違財者

有其財而失之滯則導之使通或失之紛則引使歸一
不致岐趨遺主教者言

仁也者人也節

仁也者人也便是合而言之仁非人則理無所附人非
仁則生失其本明其兩相倚而不離道於此得矣

鼻之於臭也

臭是氣詩無聲無臭是也然有專指惡者盤庚無起穢
以自臭國策其似惡聞君之臭是也有專指美者郊特

牲灌用鬯臭內則皆佩容臭是也此當在好邊說

堂高數仞

禮器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謂筵九尺堂準之以為崇夏崇一尺殷三尺周至九尺高之至矣今更增至數仞非九等之階可升矣凡堂皆就平地築土為之此句只言其高說到翬飛鳥革則借椽題數尺句

椽題數尺

椽屋椽也爾雅疏齊魯名栭周人名椽數尺不為過趙注椽題屋雷也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謂屋檐也題是椽之頭檐下椽頭長數尺則四垂之

四書續談內編補

法語之言章

兩條平列似一懲過一誘善實則通章是要人改過觀
異與之言即蒙法語句為變文下摠承仍歸到不改文
法與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正一例若兩下分
承則從而不改當移在說而不繹前矣本意甚明疑夫
子有為而言於過惡之人惕以古人法制國家法度
不敢不從而難其改恐其羞於正言之責面從意忤因
更孫詞化導使變忤為悅細繹此言終於能改教者之
用心於是為至矣

惟謹爾

謹不單容色即言字中已見得朝廟亦非可賢智先人
况夫子異姓為下大夫有君與執政必垂問與商始得
據事直陳無動自建議之理又如國家之事有所當謹
大臣之過不容粗翹便使者皆是言其所當言與所可
言郊禘雍徹之類付之隱嘆而已何莫非謹所在哉

子適衛

衛始封在河北後遷楚邱在滑州又遷帝邱在開州則
皆在河南向時之地俱為晉有夫子適所不到淇泉沫
土道路全錯如春秋之鄭在洧上與先咸林無涉晉在
新絲與先曲沃無涉杞在緣陵去始都雍邱且千里而
孟子時魏已去安邑居大梁楚且離鄆都在陳國考在

者無不知不能必淺學皆了然也。

脩己以敬

敬字重脩己尤重齊治平以脩身為本下俱根脩己說
不根敬說敬者脩己之功無不敬斯無不脩也宜以敬
歸入脩己轉從脩己折趨到敬非書旨。

鄭聲淫

淫樂墜禮不核心術關睢樂而不淫聖人嘆焉鄭聲之
淫則樂之過也凡樂樂心感者其聲淅以緩喜心感者
其聲發以散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喜心哀心亦樂聲
之屬聲之過皆為淫大武聲淫及商是也况一於樂乎
樂記鄭音好濫淫志樂書鄭衛之曲動而心淫此指聽

者言亦惟其聲本淫使然也男女淫奔之詩無入樂之理不容混說

失諸正鵠

詩賓筵孔疏述王肅引小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鵠方六寸此與常說不同可存備考

舍其梧楨

說文楨楸也梓楸也考工記鄭注梓榎屬說文無榎字正字即楨然則梧楨即桐梓之異名